



74
6264
6



74
6264
6

唐會要卷十七

宋王溥撰



祭器議

永徽二年禮部尚書許敬宗議籩豆之數曰謹按光祿式祭天地日月嶽鎮海瀆先蠶等籩豆各四宗廟籩豆各十二社稷先農等籩豆各九風師雨師等籩豆各二尋此式文事實乖戾社稷多於天地似不貴多風雨少於日月又不貴少且先農先蠶俱為中祀或四或六理不可通謹按禮記郊特牲云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不敢



去五味均平藏



唐會要

卷十七

一

唐會要 卷十一
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此卽祭祀邊豆以多爲貴宗廟之數不可踰郊今請大祀同爲十二中祀同爲十小祀同爲八釋奠準中祀自餘從座並請依舊式從之

開元二十二年正月十八日勅文宗廟致享務在豐潔禮經沿革必本人情邊豆之薦或未能備物宜令禮官學士詳議具奏太常卿韋縉請宗廟之奠每座各加十二又酒爵制度全小僅無一合執持甚難請稍令寬大仍望付尚書省集眾官詳議兵部侍郎張均及職方郎

中韋述等議曰謹按禮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使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左傳曰饗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享之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邊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粢盛不鑿昭其儉也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

必師古自漢以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足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意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曰散禮器稱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豈可舍先王之道以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廟敢忘舊章請依古制庶可經久太子賓客崔沔議曰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本古今所崇變而通

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典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薦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汗樽抔飲則有元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用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神道至元可存而不可測也祭禮至敬可備而不可廢也是以毛血腥爛元尊犧象靡不畢登于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夫曰三

唐會要 卷十七
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簠簋尊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燕享賓客而周公制禮咸與毛血元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著家祭禮皆晉時常食不復純用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闕於祭祀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饌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

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割鮮擇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有司祭神如在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祀典無有漏略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鮮肥盡在不必加於籩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太羹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鉶鉶時器也亦有古饌而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元酒盛於尊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於事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

唐會要 卷十一
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又按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稱酒爵全小須加廣大竊據禮文有以小爲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未知今制何所依準請兼詳今式據文而行禮部員外郎楊仲昌議曰鄭元云生人尚饗食鬼神則不然春秋曰蘋蘩蕒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又曰太羹不致粢盛不鬻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

享豈肥濃以爲尙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旣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宜也易曰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此明祭尙簡易不在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爲明祀也薦肥濃則褻味有登加籩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甯如謹守舊章又漢家園陵八節上食自茲以降代行其典貞觀之後禮法刊定今陵寢見有八節之奠兼朔望常食聖心追遠每物加薦不敢黷於宗廟請施行之于園陵愚忝主司顧非知禮布之執事惟裁擇焉戶部郎中楊伯成

唐會要 卷一
左衛兵曹參軍劉秩皆建議以爲請依舊禮於是宰臣具沔述等議以奏上曰享祀粢盛實思豐潔不應法制者亦不可用於是更令太常量加品味草縉又請每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異品以當時新果及珍羞同薦制可之又酌獻酒爵上令用龠升一升合於古義而多少適中自是常依行焉大厯元年七月五日勅南郊太廟祭器令所司造兩副供用一副貯庫諸壇廟祭器更別造一副諸雜用者亦宜別造不得效廟及諸壇祭器

廟災變

開元五年正月二日太廟四室崩上素服避正殿迎神主于太極殿初將幸東都而太廟崩召宰臣宋璟蘇頌問其故對曰今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儆誠陛下宜增崇大道以答天意且停幸東都上又召姚崇對曰太廟殿本是苻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歲月滋深朽蠹而毀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木朽而摧偶與行期相會不是緣行乃崩且天子以四海爲家陛下爲關中不熟所以爲人行幸上曰卿言正合朕意遂幸東都右散騎常侍

褚無量請脩德諫曰臣聞尚書洪範傳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其變昔成湯遇旱引事自責云女謁盛邪今太廟毀壞卽是先祖見變後宮之中非所幸者親享之後簡出少多以應其變又竊聞左右近臣妄奏云國家太廟其材木本是苻堅時舊殿按括地志云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此廟原非苻堅及宇文氏所作也況我國家及隋文帝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豈復遞取苻堅之舊殿以充太廟者乎此則言僞而辨殊不足採納伏願精選舉用賢良節奢靡輕賦稅繼絕世

慎刑罰納諫諍察諂諛夫如是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和矣人天和會災異自銷伏願虔奉神心克謹天誠十月七日伊闕人孫平子上封事曰臣竊見今年正月太廟毀此乃躋二帝之所致也臣按左傳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今日有違於此也昔魯文公二年宗伯弗忌躋僖公于閔公上後致太室壞春秋異而書之今日有同於彼也君子以弗忌爲失禮又按五行志書僖公雖兄嘗爲閔公臣臣居君上是爲失禮也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之

弟上况弟臣于兄豈可躋弟于兄上邪昔莊公三十二年薨閔公二年吉禘自薨至禘尚有二年春秋猶非之失禮况夏崩冬禘不亦太速乎且太廟中央曰太室尊高象也魯自是陵夷將墮周公之祀臣據此斷之卽太廟毀亦今日將欲陵夷之象墮先帝之祀也斯亦上天祐我唐國乃降此災以陞下去年禘孝和于別室告祭于太廟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此乃與僖閔事同先臣後君也昔躋兄弟上今令弟先兄祭過有甚于古也昔登臣君上今亦如之事豈不同邪昔太室壞今太廟毀

變豈不同邪若以兄弟同昭則不合出置別廟若以臣子一例則孝和合進爲昭昔武氏篡國十五餘年孝和挺劍龍飛再興唐祚反正朔服色咸依貞觀故事此卽有大功於天下也今禘于別室是廢先聖之訓棄中興之功下君上臣輕長重幼昔晉太康五年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陷改作殿宇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自八年九月造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又梁折毀壞由此言之天降災譴非枯朽也晉不知過天下分崩王室大亂特望天恩少垂詳察速召宰相已

下謀議移孝和入廟何必苦違禮典以同魯晉詔下禮官議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等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昭穆者父子之位則知七世之廟無兄弟之義矣殷繼成湯至于帝乙父子兄弟十有二君其正世止六而已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也此則兄弟不數爲世之明據也又殷人六廟親廟四並湯而六殷世兄弟四人相次爲君若以爲世便當上毀四室如此則無復祖禰之祭矣古之廟位自禰已上極于太祖雖數溢迭毀隨而上遷三昭三穆未嘗有

闕也又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爲人後者爲支子無兄弟相爲後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父子曰繼兄弟曰及禮兄弟不相入廟者假如兄弟代立孫姪承統告享之日不得稱嗣子嗣孫則當上列云伯考伯祖下繫云姪子姪孫此乃成七廟之位號不成繼統之義焉斯又不可之甚也又殷十二世惟三祖三宗明兄弟相及自別立廟不必繼之七世後漢世祖列序七廟而惠帝不入其數豈非文帝之嫡兄乎及文武代立子孫克昌爲漢之大宗晉景亦

晉文之兄緣景帝絕嗣不列七廟之數何以知之據永興元年告諡世祖稱景帝爲從祖也若以晉武越次尊崇其父而致廟壞遂及亂亡何因漢氏遷出惠帝宗尊文帝而享世二十有四歷年四百三十殷廟何嘗見崩漢廟未始經折殷漢之盛委而不言魯晉之災引以爲喻是以春秋書太室壞者乃垂明誠何必閔僖晉太廟所以毀折者天誅奢麗不以遷廟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辨貴賤之差也父子相繼億萬人心也昭穆列序重繼統之義也今孝和皇帝若與聖真皇帝相亞在廟

止成六世何以辨貴賤乎裔嗣絕滅何以宗後世乎昭穆失序何以成繼統之義乎況國家遠遵殷之陽甲近法漢之成帝特以孝和實中興之明主開百世不毀之廟別立園寢永以甯神歲時烝嘗與國終始有何不可乎平子云太廟崩緣躋聖賢所致引僖公薨遷居閔公之上稱爲逆祀取類當今然孝和升新寢之後聖真皇帝方上祔高宗斯則未嘗一日躋居孝和之上引茲爲證豈非誣罔朝廷邪平子不識忌諱肆其狂瞽危言高論謗訕朝廷引衰晉之朝比聖明之世言僞而辨禮所

不容狀入久不決上令宰臣召平子與禮官對定可否

博士固執前議平子口辨所引咸有經據獻等又不能

屈之時蘇頌知政事以獻是從祖之兄頗黨之議竟不行平子上論不置遂以平子為廉州都城縣尉議

者以平子之議是也

至德二載十一月十五日新作九廟神主于長安殿安

置上親享之先是京師宗廟被焚上在彭城原使初肅人陷沒于鳳翔先作神主及是迎享

宗將復宮闕遣左司郎中李巽先行告廟之禮工部尙

書顏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春秋時新宮災魯成公三

日哭今太廟為盜焚毀宜築壇于野皇帝向東哭然後

遣使事竟不行又曰告廟祝文稱嗣皇帝上皇在蜀稱

嗣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歎重宣勞焉先是御史大夫

嚴郢為協律郎知東都太廟時安祿山陷東都郢潛奉

九廟神主于私第至至德三載東都收復有司備法駕

迎神主歸于太廟以功遷大理司直廣德初代宗自陝

將還尙書右丞顏真卿請皇帝先謁五陵廟然後還宮

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甚美其如不合事宜何真

卿曰用舍在相公耳言者何罪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

再破除邪

建中二年二月復肅宗神座于寢宮初寶應中西戎犯京師焚建陵之寢至是始創復焉

元和十一年正月宗正寺奏建陵黃堂南面丹景門去年十一月被賊斫破門戟四十七竿詔曰所由闕于周防敢爾侵犯各據事狀宜有科懲知山門押官決六十削一任官曠騎三衛並決四十陵令馬敘罰一季俸料陵丞李建罰一月俸宗正卿李上公罰一月俸大中五年十二月景陵有賊驚動斫損神門戟架等至六年四月下詔曰景陵神門盜傷法物其賊既抵極法官吏等

須有懲責宗正卿及陵令縣令已從別勅處分京兆尹邦畿不能肅清封部責帥之義其何以逃宜罰兩月俸料其日貶宗正卿李文舉爲睦州刺史陵令吳閱爲岳州司馬奉先縣令裴讓爲隨州司馬權知縣事主簿張行之爲邵州司戶陵丞李咸停見任仍殿三選所由節級等科責

光啟元年三月中書門下奏曰伏以前年冬月有震俄然巡幸主司宗祝迫以倉徨移蹕鳳翔未敢陳奏今將迴鑾輅皆舉典章清廟再營孝思式備伏請降勅命委

所司參詳典禮脩奉詔從之又脩奉太廟使宰相鄭延昌奏太廟大殿十一室二十三間十一架功績至大兼宗廟制度有數難爲損益今不審依元料脩奉爲復更有商量下禮官詳議太常博士殷盈孫議曰如依元料難以速成況帑藏方虛須資變禮竊以至德二載以新脩太廟未成其新造神主權于長安殿安置便行享告之禮如同宗廟之儀以俟廟成方爲遷祔今京城除充大內及正衙外別無殿宇伏聞先有詔旨欲以少府監大廳權充太廟其廳五間伏緣十一室于五間之中陳

設隘狹請更接續建成十一間以備十一室薦享之所其三太后廟卽于監內取西南屋三間以備三室告享之所詔從之

其年十二月僖宗再幸寶雞其太廟十一室并祧廟八室及孝明太皇太后等別廟三室神主緣室法物宗正寺官屬奉之隨駕至鄠縣爲盜所劫三年二月車駕自興元還京以宮室未備權駐鳳翔太常禮院奏皇帝還宮先謁太廟今宗廟焚毀神主失墜請準例脩奉者禮官議曰按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傳曰新宮宣公廟也三

日哭禮也按國史開元五年正月二十日太廟四室摧毀時神主皆存迎奉于太極殿安置元宗素服避正殿寶應元年肅宗還京師以宗廟焚毀於光順門外設次向廟哭厯檢故事不見百官奉慰之儀然上旣素服避殿百官奉慰亦合情理竊循故事比附參詳恐須宗正寺具宗廟災毀神主失墜事由申奏皇帝素服避殿受慰訖輟朝三日下詔委少府監擇日依禮改造列聖神主詔從之

緣廟裁制上

乾封元年六月二十三日詔朕每惟宗廟至敬虔誠裸享而二等一奠情有未安思革舊章用崇嚴配自今已後宗廟薦享爵及簠簋登鉶各宜別奠其餘牢饌並依常典

儀鳳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太常以仲春告祥瑞于太廟上令禮官徵求故實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太廟蓋緣告必有薦便于禮也又檢貞觀已來勅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舊行焉

開元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勅享宗廟差左右丞相尙書
嗣王郡王攝三公行事若人數不足通取諸司三品以
上長官自餘祭享差諸司長官及五品已下清官至二
十三年正月二十日自今已後有大祭宜差丞相特進
少保少傅尙書賓客御史大夫攝行事至二十五年七
月八日勅太廟每至五饗之日應攝三公令中書門下
及丞相師傅尙書御史大夫嗣王郡王中揀擇德望高
者通攝餘司不在差限至二十七年二月七日制宗廟
致敬必先于如在神人所依無取于非族其應太廟五

享宜于宗子及嗣王郡王中揀擇有德望者令攝三公
行事其異姓官更不須令攝

二十一年二月十日勅太廟九室室長各三人于見任
齋郎中揀擇有景行諳閑儀注者送名禮部奏補仍給
廚食滿十年與官至天寶十載正月十日勅文廟者貌
也取象存焉禮由情起因心則感太廟宜制內官以備
嚴奉仍于廟外造一院安置庶申罔極之恩無忘事生
之禮宜于舊中宗廟院安置內官其室長停不須更補
內官自肅宗剋
復京城後遂廢至乾元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宗正卿李

唐會要 卷一百一十五
遵奏每室准格各置室長三人至十年並皆與官中間
李彭奏停伏望准格更置勅旨依貞元元年四月十三
日勅准建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勅東都祠祭既停其
郊社齋郎不合更置並停者其東都太廟齋郎室長請
准郊社例停廢

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勅宗廟祭享邊豆宜加麋鹿
鶉兔野雞等料夏秋供腊春冬供鮮仍令所司祭前十
日具數申省准料令殿中省供送至天寶五載四月十
六日詔祭神如在傳諸古訓以多爲貴著在禮經胾膾

之儀蓋昔賢之尙質甘旨之品亦孝子之盡誠既切因
心方資變禮其已後享太廟宜料外每室加常食一牙
盤仍令所司務盡豐潔至十一載閏三月二十九日勅
每月朔望日宜令尙食薦太廟每一室一牙盤內官薦
享仍五日一開門灑掃至貞元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勅
太廟九室及昭德皇后廟每月朔望兩享祭食共一十
臺盤先是尙食造供今月八日中書門下奉宣進止宜
令宗正與太常計會各令所司辦集不須更待尙食供
送

天寶三載四月五日詔頃四時有事于太廟兩京同日告享雖卜吉辰俱遵上日而義深如在禮或有乖自今已後兩京宜各別擇吉日告享九載十一月勅自今已後每親告獻太清太微宮及太廟改爲朝獻有司行事爲薦獻巡陵爲朝拜有司行事爲拜陵告宗廟與祭天地饗祀祝文改昭告爲昭薦以爲告者臨下之制故也貞元元年十一月有事于郊廟太常博士陸贄奏請准禮用祝板祭畢焚之

六年正月七日祭官有慘服旣葬公除及聞哀假滿者請許吉服赴宗廟之祭其同宮未葬雖公除者請依前禁之

唐會要 卷十八
令上食朔望進食於太廟自太廟已下每室奠饗其進
奠之禮內官主之在臣禮司並無著令或云當時禮官
王璵不本禮意妄推緣坐之義請用宴私之饌此則可
薦於寢宮而不可瀆於太廟一時之制久未變更至今
論禮者貶王璵之議伏奉今月八日進止其朔望進食
宗正與太常計會辦集者伏以陛下虔奉宗廟齋心自
中事歸有司各令盡敬然後詳議故實臣得竭誠按祭
統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怵而
奉之以禮由是牲牢有定制籩豆有定數罄天生地長

之物極昆蟲草木之異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先王以此
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若王之食飲膳羞八珍百品
可嗜之饌隨好所遷美脆旨甘皆爲褻味先王以此宴
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則知薦享宴會於文已殊聖人
別之以異爲敬今若以熟食薦太廟恐違禮本又祭義
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
忘是故禴祠烝嘗感時致享此聖人俯就之中制也今
園寢每月二祭不爲疏也太廟每歲五饗不爲數也則
人臣執事在疏數之間得盡其忠也若令牲牢俎豆之

司更備膳羞盤盂之饌朔日月半將以爲常環四時之中雜五饗之禮爲數旣甚黷亦隨之雖曰不然臣不信也夫聖王之制必師於古訓不敢以孝思之極而過於禮不敢以殺膳之多而褻於味伏願陛下遵開元萬世之則省天寶權宜之制園寢之上得極珍羞宗廟之中請依正禮臣等忝司禮職敢罄愚衷上令宣示宰相等曰此禮已經先朝所定朕未敢遽有改移待更商量期於允當至元和十四年二月太常丞王涇上疏請去太廟朔望上食詔令百官詳議開元禮太廟每歲禴祠烝

嘗臘凡五饗天寶末元宗以上食每朔望具常饌令宮闈令上食於太廟後遂爲常由是朔望不視朝比於大祀故也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李翱奏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唯四時之祭禴祠烝嘗漢氏皆雜用之蓋遭秦焚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申己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

日祭月祭既已行于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若房元齡魏徵之徒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辭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享籩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權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循秦漢故事斯爲可矣若朔望上食于太廟豈非用常褻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意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囑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祭薦芰其子屈建命去芰而

用羊饋籩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不當以其生存所嗜爲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芰爲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況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命三公執事者惟官闈令與宗正卿而已謂之上食可也安得以爲祭乎且時饗於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竇氏時維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其嘉蔬嘉薦醴齊敬修時饗以伸追慕尙享此祝詞也前饗七日

質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時享於太廟各揚乃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饗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爲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旣囊禮樂爲大故下百寮使得詳議臣等以爲貞觀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以禮斷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採國語禮記日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修而存之以廣孝道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旣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爲萬世法與其黷禮

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中書舍人武儒衡議曰臣謹按開元禮太廟九室每年惟五饗六告祭用牲牢俎豆而已劉歆祭議曰大禘則終王壇墀則歲貢二祧則時享高曾則月祀祖禰則日祭國語云王者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此則往古之明徵國朝之顯據蓋日祭者薦新也言物有可薦則薦之不必卜擇日時也故叔孫通云古有嘗果今櫻桃方熟可以爲獻由是惠帝取以薦宗廟是不卜日矣當時叔孫通之言且曰古有嘗果足明古禮非漢制也月享者告朔也論語子

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爲不可則告朔必具牲牢明矣春秋又譏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此則月祭殷周已降皆有之也薦園寢者始于秦世漢氏因之而不改人君三年之制以日易月喪紀旣以二十七日而除則朔望奠酌不復親執故旣葬之後移之園陵又諸陵祠殿月遊衣冠取象平生務從豐潔所以陵寢朔望上食與太廟日祭月享本旨不同今王涇所引太廟與陵寢同日時設祭以爲越禮臣竊謂王涇但宜論太廟陵寢朔望奠祭可行可廢之旨不當以同日同時爲議何者

漢朝宗廟園陵一百六十七所郡國祠祀豈不與宗廟同日同時者乎在禮旣祭于室又繹於祊蓋廣乎求神者也則宗廟陵寢嘗禱同時理固無害又韓臯引漢官儀古不墓祭

韓臯議狀檢不獲

臣據周禮冢人之職凡祭墓則

爲之尸則古亦墓祭但與漢家陵寢不同耳安得謂之無哉又王涇狀以太廟設祭別加常饌以爲褻味而韓臯則云法饌依經固非黷敬臣按春官大宗伯以肆獻裸饗先王肆者謂解牲體薦血腥灌之以鬱鬯者也又祭義曰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割

牛尙耳取腓脰祭腥敬之至也夫豈謂常饌耶蓋盡其
慤焉盡其禮而無過失焉所以然也是以簠簋有數邊
豆有殺雖多更聖賢不敢加也今天常饌庖人羞之膳
夫熟之糅以羶香雜以醎辛具有司之烹炊漏神明于
牒近意雖不褻而事已褻矣況古者天子立七廟又爲
壇墠以祭去祧之王近則起土遠則掃地蓋彌遠而彌
尊益敬而益簡臣以爲陵廟近也親親也朔望奠獻尙
潔務豐宜備常膳以廣孝也宗廟遠也尊尊也禘祫時
饗告朔薦新宜崇古制以正禮也惟太廟望祭無所本

據蓋異時有司因其陵寢有朔祭望祭以爲宗廟既有
朔祭則望祭亦合行之殊不知宗廟朔祭乃告朔也臣
以爲宜罷此耳仲尼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蓋言理有更
改則三年之外斯可矣況天寶之令行于一時者哉今
陛下紹十聖之景光廓八紘之氛祲風掃長彗神驅大
妖銷金戟以厚農直玉斗而序政博采羣議詳求典經
將欲成一王之教垂萬世之法安可因陵寢緣情取象
之禮黷宗廟薦鬯設饌之儀甚不然也事竟不行

元和元年十二月禮儀使高郢奏六典凡駕行幸有夜

唐會要 卷一百一十八
警晨嚴之制今署司所申是并警亦呼爲嚴相承已久樂官不能辨伏奏開元禮皇帝時饗太廟及上辛祈穀於園丘皆於正殿致齋第三日欲赴行宮前七刻五刻二刻有三嚴之儀並無五更三點以前四嚴及駕至橋一嚴之文伏請勒停准禮依時刻三嚴又其時所設宮懸懸而不作鑾駕進發不鳴鼓吹至祀日太廟饗禮畢鑾駕欲發及南郊行事鑾駕還宮之時然後各有三嚴皇帝既還大次停一刻須槌一鼓爲一嚴三刻須槌二鼓爲再嚴五刻須槌三鼓爲三嚴往例儀注皆准此禮

鼓吹署所申並與禮文不同又都不知准禮是行事畢有三嚴之制伏以立禮之旨務於精誠鑾駕出宮在祀前之日猶懸而不作不鳴鼓吹況祠所齋潔明發行事此夜誠合清淨不應鉦鼓誼譁其鼓吹署所申四嚴及臨上壇一嚴伏請勒停其行事畢後南郊迴請准禮依時刻三嚴太廟宿其後不嚴及南郊迴於明德門裏鼓吹引駕至丹鳳門

二年九月中書門下上言先王制禮皆有著定之文後聖沿情或徇一時之敬過猶不及遂至于煩詢于有司

參酌禮意若無釐革稍黷舊章其太廟諸陵薦新諸陵節日遣使臣等商量請每除太廟時饗及朔望上食諸陵朔望奠親陵朝晡奠外餘享祀及忌日告陵等並停其果實甘橘蒲桃菱梨遠方所進並請遣使於諸陵薦獻果實之中甘瓜時異亦請至時上薦其餘瓜果四時新物並委陵令與縣司計會及時薦獻其專使亦停制可三年四月太常禮院上言太廟時享及告廟朔望薦食同日謹按禮經祭不欲數伏以太廟禘祫祭禮重於時享准禮時享與禘祫同月卽其月但行禘祫不行時

享蓋不欲煩是禮先重者今時享重于朔望薦食稽求禮情參酌輕重于時享之月朔望薦食亦合便停若兩禮並行卽祭恐煩黷伏請每至時享及臘享但行享禮其月朔望薦食請停餘月一准舊例如告廟日與朔望薦食日同伏請先行告禮然後薦食卽冀疏數有節合于禮令從之

四年九月監察御史劉遵古奏太廟五享攝祭三公等伏准開元二十五年七月八日勅每至五饗之日應攝三公令中書門下及丞相師傅尙書御史兼嗣郡王擇

唐會要 卷一百一十八
德望高者通攝諸司不在差限者伏以太廟攝祭公卿
准勅令先差僕射尙書及師傅等如無此色官亦合次
差諸司三品比來吏部因循不守勅文用人稍輕伏請
起今年冬季已後勅吏部准勅差定如僕射尙書等闕
卽差京師三品職事官充勅宜依

十五年六月勅今月耐享太廟闕憲宗皇帝室祝版劃
睿宗皇帝室祝版勾當點檢并進署官知廟宗正少卿
嗣寧王李子鴻監察御史崔銳太常博士王彥威等各
得款狀勅宗廟之禮嚴肅是先薦告之詞精審爲切方

將升耐安可九室皆同旣已祧遷豈宜四昭咸在李子
鴻專司廟事錯進祝文罪有根原理難降減宜停見任
博士旣失於詳定御史又曠其監臨若不薄懲恐乖至
當王彥威罰兩月俸仍削一階崔銳罰一季俸仍削兩
階餘並釋放已後有禮合變文事宜中節者太常博士
不得更稱舊例致令差殊當舉嚴科別有處分故事將
耐禮先告於廟庭跪奉入室曰以今吉辰某皇帝神主
耐謁遂奉神主詣第七室耐享而不再告享畢耐於第
九室設安神之幕而韜之然則告太廟者以孫耐於祖

尊不得伸也是時憲宗神主升祔宰臣不詳舊典令有司再告祔禮於太極殿禮官執議不聽適屬宗正寺進祝版誤以憲宗尊號爲睿宗御史博士職當省察不知其誤宰臣兼怒之下詔削罰而變其舊禮時甚非之

長慶元年七月監察御史路羣奏今月九日孟秋享太慶廟攝太尉國子祭酒韓愈准式於太廟致齋今于本寺監省有違格式勅宜罰一季俸太和二年享敬宗皇帝祝文稱皇孝弟太常博士崔龜從奏議曰臣審詳孝字載在禮文儀本主于子孫理難施于兄弟按禮記卜

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義一也於祖禰則禮宜稱孝于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詞言孝字非子孫則不稱若旁親則言敢告故當時朝議咸以爲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旁親之文臣謂享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從之

五年五月太廟第四室六室缺漏上怒罰宗正卿李銳將作監王堪乃詔中使補葺之右補闕韋溫上疏曰臣聞吏舉其職國家所以治事歸於正朝廷所以尊夫設

制度立官司事存典故國有經費而最重者奉宗廟也
伏以太廟當修詔下逾月有司弛慢曾不用心宜黜慢
官以懲不恪之罪擇可任者責以繕完之功此則事歸
于正吏舉其職也而聖思不勞百職無曠今慢官不恪
止於罰俸憂軫所切使委內官是許百司之官公然廢
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羣官有司便同委棄此臣
竊爲聖朝惜也事關宗廟皆書史冊苟非舊典不可率
然伏乞更下詔書委所司營繕則制度不紊官業交修
疏奏乃罷中使修葺

開成五年五月太常禮院奏宣懿皇太后祔廟伏惟開
元禮有皇后祔廟牲牢樂懸典太廟享一室禮同今宣
懿皇太后饗禮伏請宣下勅旨宜依其年六月太常禮
院奏宣懿皇太后寶冊函按晉太武帝追尊簡文鄭太
后問冕旒璽綬歸藏何處徐邈答云臣按太始元年追
尊四年太后崩及開陵合葬其綬藏于陵中是元不埋
之也臣謂今藏於廟中宜合前事准國朝故事讓皇帝
及增諸太子寶冊並隨神主于廟中安置勅旨宜依
大中三年十二月詔曰太常博士李稠所進狀言追尊

順宗憲宗謚號禮官請別造神主及改題事請集通儒詳定者宜令都省集議聞奏於是左司郎中楊發都官郎中盧搏都官員外郎劉彥謨等五人議曰臣等伏以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增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莫無其文周加太王季歷文王之謚但以德合王周遂加王號未聞改謚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近在兩漢並無其事光武皇帝中興定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至洛陽當草昧之時兵力艱乏專遣奉迎時神主不合

新造故也事歷魏晉下及周隋雖易世一旅之君亦有講學知禮之士皆不聞加謚追尊改主重題書在史策可覆視也今惟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爲證伏以鄭太后本琅邪王妃薨後已祔琅邪邸廟其後母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諂臣貪君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晉事義絕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母以子之貴也祔別廟正爲得禮

享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爲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若改造新主題去太字卽是穆宗上僊之後臣下追致妃嬪之禮黷亂正經實驚有識臣當時並列朝行知其謬戾伏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牒聖唐大典猥蒙下問故敢盡言又謹徵盛唐前例甚有明文國史云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通義里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旣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矣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

無其事自則天皇后攝政之後累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改造及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于簡策臣等以爲卽當告新謚於廟而止不重題易主明矣今改造神主自古並無其事惟重題之禮國史有開元初太常卿韋縉奏以宗廟題后主云天后聖帝武氏一廟二帝事不師古請削去舊號直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則不知其時削去舊題乎追用何代之禮耶今禮之疑者決在聖慮伏俟奏聞以臣等所識當以新謚典冊告于陵廟正得其宜神主不改

造不重題爲得禮中書門下上言改造改題並無所據酌情順理題則爲宜況今士族之家通行此例雖尊卑有異而情理則同望就神主改題則爲通允勅旨宜依

配享功臣

貞觀禮祫饗功臣配享于廟庭禘享則不配後令大禘禘之日功臣並得配享初太常卿韋縉等議功臣祫享之日配享于廟庭禘及時饗則皆不預其議遂行至開元初復令禘之日亦皆配饗非舊典也

高祖廟六人 贈司空淮安靖王神通贈司空河間元

士孝恭尚書右僕射鄖國公殷開山贈民部尚書渝國公劉政會並貞觀十四年十月十五日勅贈司徒周定公武士護顯慶四年三月七日勅文明元年停贈太子太師魏國公裴寂贈禮部尚書魯國公劉文靖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三日勅

太宗廟七人 贈太尉梁文昭公房元齡贈司徒申文獻公高士廉贈尚書左僕射蔣忠公屈突通並貞觀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勅至永徽四年二月房元齡以子遺愛反停配享贈太尉鄭文貞公魏徵神龍三年閏

二月十五日勅太尉趙國公長孫無忌贈司徒衛景武公李靖司空萊成公杜如晦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高宗廟六人 贈太尉貞武文公李勣贈開府儀同三司北平定公張行成贈揚州大都督高陽恭公許敬宗贈尚書右僕射高堂忠公馬周並垂拱二年正月十一日勅其許敬宗神龍二年閏二月一日勅停尚書右僕射河南文忠公褚遂良贈司徒樞縣文憲公高季輔贈司空樂城文獻公劉仁軌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中宗廟八人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愨王敬暉中書令漢南郡王張柬之贈太尉博陸文獻王崔元暉中書令南郡王袁恕已並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勅贈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贈尚書左僕射齊貞公魏元忠贈太子少保琅邪郡公王同皎並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勅

睿宗廟二人 贈司空許文貞公蘇瓌尚書左丞相徐文獻公劉幽求並開元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勅
元宗廟三人 贈太師燕文貞公張說贈太子少師代

國公郭元振中書令趙國公王琚檢年月未獲

肅宗廟二人 贈太師韓文憲公苗晉卿大曆四年十

月七日勅贈太尉冀獻穆公裴冕元和四年八月勅

代宗廟一人 贈太尉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建中二年

十一月勅

德宗廟三人 贈太師西平忠武王李晟贈太尉忠烈

公段秀實並元和四年八月勅贈太師忠武公渾瑊元

和四年九月四日勅

憲宗廟四人 贈司徒宣懿公杜黃裳贈太師裴度會

昌六年十月勅贈司徒威武公高崇文贈太尉李愬會

昌六年十一月勅

蘇氏駁議曰配食之義用旌元勳讓協經綸功成締

構君臣義重終始禮崇生承帶礪之恩死陪嚴敬之

祀國家憲章三代垂範百王配饗功臣必資故實惟

肅宗一室理有未安且肅宗北狩之時師統一旅初

至靈武人心尚搖裴冕于草創之中建大義以勸進

肅宗登宸極之後因物情于有君收募驍雄整備文

物十萬之師坐致三千之儀無闕定社稷計允天下

心獨處廟堂親承睿算蓋其踰月房太尉乃來泊乎
隔年苗太師方至論其前後較然可知語以勳勞不
言而辨且裴冕贈太尉制詞云臨喪之儀不及于小
殮從享之禮將配于大丞敢徵前祠以裨闕典謁城
佐命蕭何首出于漢朝配饗議功裴寂豈遺于高廟
若以苗太師從祀之後裴太尉乃薨則合同享廟庭
豈不雅符前例

雜錄

貞觀十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有司言將行禘祭請集禮

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等一十八人議曰古之王者
富有四海而不朝夕上膳于宗廟者患其過禮也故曰
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至於臣有大功享祿其後子孫率
禮潔粢豐盛禴祀烝嘗四時不輟國家大祫又得配焉
所以昭明其勳尊崇其德以勸嗣臣也其禘及時享功
臣皆不應預故周禮大功之家皆配大丞而已先儒皆
以大丞爲禘祭高堂隆庾蔚之等多遵鄭學未有將爲
時祭者又漢魏禘祀皆在十月晉朝禮官欲用孟秋殷
祭左僕射孔安國啟彈坐免官者不一梁初誤禘功臣

唐會要 卷十八
左丞何佟之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暨周齊俱遵此義竊以五年再殷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預大則兼及有功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未可易詔改今從禮焉秘書監顏師古議曰謹按禘者合食禘乃禘祭禘小於禘理則非疑商書稱從與大亨周禮著祭于大烝是知小祀不及功臣其事又無可惑魏晉已降未嘗釐革今欲改更實謂非宜六經莫見斯文三雍不揚其跡悠悠之論蔑足云也又尋古之配祭皆在于冬據其時月益明非禘況乎臣之立功各因所奉享祀

之日從主升配禘之爲祭自于本室廟未毀者不至太祖之庭君旣不來而臣獨當祀列對揚尊極乃非所事豈容山河之誓務乎殷重霜露之感從于簡略論情卽理孰曰可安今請禘配功臣禘卽不及依經合義進退爲允

元和四年八月詔曰朕聞昔日之佐制物者咸有大功惟五官以配五帝自時厥後有國家者莫不以輔弼社稷之勳登名大烝陪享清廟苟非茂德孰允盛儀贈太尉冕望重巖廊時爲材幹靈武艱阻首贊經綸宣力股

肱平心鼎餽佐戡定之成業推翼戴之嘉猷贈太師晟
識精韜鈴神假雄武建中寇孽躬踐憂虞垂餌虎狼致
威尊俎刷宮廟之塵穢迴日月之光輝贈太尉秀實氣
全柔剛節固金石兇渠僭逆躡蹶根萌矯命還師衷刃
決死紆阡危於怵迫挫狂狡之姦謀並材爲時生用當
運否感雲龍而應變炳辰象以降靈光復寰區振揚風
槩勳庸藏於盟府寵飾備於前朝光陰不追盛烈如在
朕頃因郊祀爰舉典常俾差茂勳以配殷祭惟咸有一
德允屬乎三臣庶昭示於將來式崇恩于既往曷宜配

於肅宗廟庭晟秀實宜配饗德宗廟庭九月四日詔曰
旌勸是先允協念功之義薦羞爰舉幸追配饗之儀贈
太師渾瑊鍾秀誕靈逢時翼聖銘鏤金石帶礪山河績
旣著於先朝業宜光於後胤俾之從祀用表遺勳宜配
享德宗廟庭

會昌六年十月太常禮院奏十月十三日太廟祫享廟
庭配享功臣得修撰官朱儁狀自高祖至德宗每室並
有功臣配饗伏以憲宗皇帝誅盪淮蔡削定河朔武功
英略赫耀中興啟沃謨猷必資元輔其配享功臣伏請

聞奏定名降下勅旨宜令尚書省御史臺四品已上兩省五品已上同詳議聞奏都省議曰伏以憲宗皇帝元德英猷邁越千古神機睿算恢復四荒旣戮惠琳聯誅關錡眷求良輔果集大勳乃覆淮蔡之妖巢刈河朔之餘孽皇威震耀寰宇和寧偃武修文幾無遺事陛下崇嚴享禮爰軫孝思將舉元勳以顯丕績臣等伏以故司徒兼中書令贈太師裴度天縱公忠道宏匡濟始處司言之任屢陳憂國之誠嘗因別召深得聖旨乃貳邦憲使於藩方處嫌疑者盡付心誠懷顧慮者必得腰領俄

升相位專任大事遂乃擒元濟梟師道承宗効順劉總叩頭程權來朝同捷就戮蓋憲宗有知人之明而度盡致君之道也於是息瘡痍培根本區宇無獷悍之俗元和爲盛明之代薰灼天下將明帝圖古往今來善無與讓卽宜祇配聖德光揚大勳詳考功行無先於度勅旨朕以憲宗皇帝道協中興威加寰海開啟聖意則有杜黃裳弼成功業則有裴度宜同配享祀又勅曰論功配食文武宜兼元和一朝武臣功力最高者定一人與裳度同配享憲宗皇帝室十一月勅李愬有平蔡之績高

崇文有收蜀之功較量二臣勳勞最重宜以李愬高崇文同配享憲宗廟庭

大中三年四月中書門下奏武德已來宰輔名跡在上等者及配享功臣子孫伏以勳德之後慶賞所延每有恩制多令訪錄將以興廢繼絕尊賢報功事歸獎勸義主沈翳近日諸家自論頗眾史官曹闕合用者稀縱欲比擬亦未詳悉應前件兩色子孫准前後制勅令搜訪與官者望許於吏部陳狀便委磨勘如審是嫡嗣未有官名者具狀聞奏非時與一人解褐官如有出身已曾

任官選日優與處分如自以才行嘗登科第及是諸房子孫不承祭祀并先因存獎以授正官者並不在限卽冀所加恩例式協本條勅旨宣依

四年五月宗正少卿李從易奏伏以周禮設六功之官皆配烝祭漢晉已降或以祫配國朝禘祫二享功臣皆得配於廟庭蓋以崇勳表忠亦冀招賢廣類者也故自武德已來功臣列在祀典三十八人俾其按樽俎之榮列君臣之位祭神如在因祭來貺宗廟合祀之時元勳配享之禮苟非誠敬曷表告虔竊見今年四月十三日

禘享功臣配食者單席暴露列在殿庭雖有風雨亦不移避仰惟國之大典卑褻至此伏讀國史開元十七年元宗詔昭陵彷彿見太宗立於神遊殿前及寢宮聞室中警欬之音又於寢宮門外設奠以祭陪陵功臣將相蕭瑀房元齡等如聞蹈舞之聲事驗神徵光輝史冊慢易乖敬則何以上副高祖太宗待劉魏房杜之本意也臣本官宗司專奉廟事庶修職業不敢因循伏請自今已後勅有司先事修備幕次及新潔席褥以申如在之敬用展報功之思

唐會要卷十九

自福田中寧

宋

王

溥

撰

廟隸名額

太廟署舊隸太常

官有廟令丞各一員

至開元二十一年二月三

日勅宗廟所奉尊敬之極因以名署情所未安宜令禮官詳擇所宜奏聞至五月十六日太常少卿韋縉奏曰謹按經典竊尋令式宗廟享薦皆主奉常別置署司事非稽古其太廟署望廢省本寺專奉其事許之至開元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勅宗正設官實司屬籍而陵

寢崇敬宗廟惟嚴別隸太常殊乖本系奉先之旨深所未安自今已後諸陵廟署並隸宗正寺其宗正官屬並擇宗子爲之永以前奉園廟敦敘親親我之宗盟異姓爲後至天寶十二載五月十二日太廟及諸陵署依舊隸太常寺至德二載十一月二日陵廟並依宗正寺收管至永泰元年二月十九日勅諸陵廟署並隸太常寺至大曆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勅諸陵廟並宜依舊宗正寺檢校

孝敬皇帝廟

儀鳳二年四月二日勅孝敬皇帝神主再葺之後宜祔于太廟之夾室遷祔之日神主遍朝六廟仍令禮官考覈前經發揮故實具爲儀制副朕意焉至神龍元年六月十五日祔孝敬皇帝神主于廟號義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禮儀使中書令姚元之等奏稱准禮先帝卽合祔廟其太廟第七室皇昆義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伏以義宗未登大位追尊神龍之初乃令升祔春秋之義國君卽位未踰年者不合列敘昭穆又古者祖宗各別立廟孝敬皇帝恭陵旣在

洛陽州望于東都別立義宗之廟祔孝敬皇帝及哀皇后神主有司以時享祭則不違先旨又協古制在此神主望入夾室安置伏願以義斷恩式存祀典從之

開元六年正月二十六日將作大匠韋湊上疏曰臣聞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世不毀故殷太甲曰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宗文王武王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後代有稱宗皆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于昭穆期于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況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南面聖道誠冠于儲副德教

不被于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况別起寢廟不入昭穆稽諸祀典何義稱宗以臣庸識竊謂不可望更令所司詳議務合于禮于是太常請以本諡孝敬為廟稱從之至七年十月九日祔孝敬皇帝神主于東都從善里新廟故來廷縣署至十八年九月八日勅緣祿享孝敬神主當廟自為享祭大曆十四年十二月有司言孝敬皇帝尊非正統且不列于昭穆今廟廢而主存請毀之遂瘞主于廟其廟自天寶後祠享久絕

讓皇帝廟

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辛未太尉竇王薨追諡曰讓皇帝又追贈妃元氏爲恭皇后立廟于京城啟夏門內立政坊廟制如德明四時有司行事至天寶三載四月勅讓皇帝今後四祭宜爲大祀上元二年禮儀使太常卿劉晏奏讓皇帝廟請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牢樽豆之禮同太廟一室之儀開成四年三月中書令門下奏伏以讓皇帝睿宗之子元宗之兄位止列藩功非及物元宗情深同氣恩起權宜贈王者之尊名申友于之私分別構廟宇以時烝嘗

求之古先則匪經制比及肅宗之代歲月未深禮儀使杜鴻漸言其不可四時享獻從此並停每至禘祫之年猶令一祭伏以禘祫之禮義理甚明祫謂合祭祖宗禘謂審諦昭穆讓帝親非正統名是贈加久從禘祫頗爲乖爽臣等又以睿宗之尊崇元宗之功德皆以親盡祧去藏主于夾室之中而讓帝宗祀依然廟宇仍舊曾無昭穆之序而有禘祫之儀惟情與理俱所未可況自建立于今九廟比章懷孝敬名位猶輕與德明興聖則尊卑頓異豈可因循不毀享獻無窮者也伏以今年夏禘

祭俯臨輒敢舉明特希廢革如或以臣等所見不至乖殊望下禮官詳議聞奏其年四月太常寺奏議曰臣等伏以讓皇帝追尊位號恩出一時別立廟祠不涉正統既非昭穆禘祫所及又無子孫享獻之儀親盡則疏歲久當革杜鴻漸所議禘祫之月時一祭者蓋以時近恩深未可頓忘故也今睿宗元宗既已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其中亦有追贈奉天承天皇帝之號皆已停廢則讓皇帝之廟不宜獨存臣等參詳伏請准中書門下狀便從廢毀沿情定禮實謂協宜制從之

儀坤廟

先天元年十月六日祔昭成肅明二皇后于儀坤廟在

親仁里

開元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昭成皇后祔于太廟至八月九日勅肅明皇后依前儀坤廟安置初欲祔于太廟太常博士陳貞節等以肅明皇后不合與昭成皇后配祔于睿宗遂奏議曰臣聞于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后太妣之德已配食于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帝

母之尊自合別立一廟謹按周禮云奏夷則歌中呂以
享先妣者姜嫄也姜嫄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爲立
廟名曰閼宮又禮論云晉伏系之議云晉簡文母鄭宣
后旣不配食乃築宮于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
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嫄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祀
一如舊儀從之于是遷昭成皇后神主祔于睿宗之室
惟留肅明皇后神主于儀坤廟八月二日勅儀坤廟隸
入太廟不宜頓置官屬至二十一年正月六日遷祔肅
明皇后神主于太廟其儀坤廟爲肅明觀

諸太子廟

舊制諸贈太子廟令各一人從八品上丞一人正九品
下錄事以下准隱陵署例神龍二年十一月十九日嗣
雍王守禮奏勅賜臣父廟號陟岡乞隸太常寺仍請安
國相王書額

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守供祀享
上疏曰王者祀典義存德坊猶且遠廟爲祧去壇爲墀
親盡則毀此皆爲繼體之君焉苟非斯文並從咸秩伏
見章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于

民立事于世而寢廟相屬獻裸連時事不師古以克永世臣實疑之今章懷太子等乃以陵廟分署官寮八處修營四時祭享物須官給人必公差合樂登歌咸同列帝夫金奏所以頌功德登歌所以颺輝光以感神祇以和邦國故詩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錫有功也若使無功而頌無德而颺乃以姑洗爲宮蕤賓爲羽聲含六代或類五郊奏咸和以降神歌肅雍以延祉是使舞詠非虔金石乖儀謹按周禮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名維何臣謂八署司存員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

停臣又聞磐石維城旣開封建之典別子爲祖非無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合禮經上令有司集羣官詳議奏聞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胤殞身昭代聖上哀骨肉之深錫烝嘗之享憲章往昔垂範將來昔嫫廟列周戾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史宏規後賢令範固知父子之愛兄弟之恩情有所殺方崇大教又按春秋狐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將以晉昇秦秦將祀子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

唐會要 卷十九
矣對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此則
晉有其祀立廟必矣雖史有詳畧而微旨見存又定公
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鄭元注云煬公伯禽之子
季氏禱而立其宮也竊以宮廟同號建立不殊季氏陪
臣煬公遠祖因禱立廟尚不爲嫌豈與夫睿聖因心闡
揚至化惟篤維親之祀垂永久之法考之漢儲晉嫡則
如彼言乎周廟魯公又如此豈可使晉求秦祀戾匪漢
思所枉者深所宜者鮮黷神慢禮理必不然且尊以儲
后位絕諸侯諡號旣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禮所安

徇利忘禮何以爲國太常博士段同泰議曰伏據隱太
子等皆稟殊恩式創陵寢一羞蘋藻驟移檀栢豈非睦
親繼絕悼往推恩者歟况漢置戾園晉修虞祀書稱咸
秩禮紀百神紛綸葳蕤可畧言矣隱太子等並特降絲
綸別營祠宇義殊太廟恩出當時借如逝者之錫蘋藻
亦猶生者之開茅土寵章所及誰謂非宜且自古帝王
封建子孫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列郡之榮豈必有功于
民立事于世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歿之
跡不同而君臣之恩何別此則輕重非當情禮宜均神

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又謹按隱太子是皇帝曾伯祖本服緦麻章懷是伯父本服周年懿德節愍咸是堂昆本服大功親並未盡廟不合廢又班彪云貞禹毀宗廟匡衡改郊祀皆數復紛紜不定者何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爲一家未易可編定也按匡衡之議戾太子等以親未盡不毀斯則遠窺青史無可廢之文上固皇枝有深根之美一朝廢罷竊爲不可臣愚以爲置之則緩族廢之則收恩緩族則廟存收恩則享絕事關聖慮奏定爲宜禮部尙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議稱隱太子

等四廟請祠如舊陵廟旣在官不可削其府史等各請減半從之

開元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勅贈太子頃年官爲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情且未安蒸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是以疎間親遂此爲常豈爲敦孝其諸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至天寶六載正月十一日赦文諸廟之主體有遵于合祭同等則耐義亦取于旁通其章懷節愍惠文惠宣等太子雖官爲立廟比來子孫自

祭或時物有闕禮儀不備宜與隱太子及懿德太子列
 次諸室簡擇一寬處同為一廟應緣祭事所須及樂饌
 並令官供每差祭官宜准常式仍都置廟令仍自餘所
 廢廟官宜停按韋遂兩京記此廟地本是夔萬等六州
 即後為乾封縣移于永樂坊神龍初遂立
 為懿德太子廟其後諸太子廟比各別
 坊今並移就此廟號為七太子廟也

上元二年二月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議曰讓帝七
 太子廟等停四時享獻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樂用
 登歌一部時獻俎樽之禮同太廟一室之儀

貞元十五年九月置文敬太子廟于常安坊祭令各一

人四時獻奠太子家令為祭主牲牢樂饌所司供備太
 常博士一人相禮至太和四年四月太常寺奏文敬太
 子廟准太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勅停裸獻從太和
 二年四時享獻並停伏准七太子及靖恭太子例廟享
 既絕神主理合理瘞從之

元和元年太常寺奏七太子廟文敬恭懿太子兩京皆
 是旁親伏詳禮經無文享祀官員所設深恐非宜其兩
 京官吏並請勒停其屋宇請令宗正寺勾當者勅旨依
 准其見任官至考滿日停其日又勅文敬太子廟量留

令一員府史一人三衛二人餘並停
寶曆二年二月太常奏追贈文敬太子廟在常安坊惠
昭太子廟在懷真坊各置官吏四時置享禮經無文況
九廟遞遷族屬彌遠推恩降殺祿獻宜停又贈奉天皇
帝廟贈貞順皇后廟及永崇坊隱太子以下七室同爲
一廟并贈靖恭太子亦祔在此廟凡此制置皆是追崇
或徇一時且非禮意日月既久祀享尋停其神主望準
故事瘞于廟地庶情禮終始不失經訓請下太常禮院
與百官議起居郎劉敦儒議曰謹按禮記云殯與無後

者從祖祔食又曰王不祭殤亡又曰有陰厭有陽厭陰
厭謂嫡殤也注云謂宗子之殤祭于奧爾雅云西南隅
謂之奧此明幼殤而死故祭于祖廟陰闇之處也陽厭
謂祭庶殤也疏云祭于宗子之家祖廟之內當室顯露
之處故曰陽厭所以明嫡庶也過此以往則不祭矣伏
以惠昭太子位登儲闡業當主鬯于親則高祖神堯皇
帝之宗子屬則于皇帝爲伯祖父雖禮文于旁親無服
而骨肉之恩不移于宗子若坎室于德宗皇帝廟內西
南隅遷祔神主以特牲展祭不舉樂無折俎去元酒不

告禮成庶合古禮若准魏晉故事卽晉愍懷太子殤太子哀太孫沖太孫皆于祖廟北牖而置陰室歲時祔享以至親盡今伏以國家變三代之典從東漢之制九廟既有周殿之隘一室難修處奧之儀況別廟陰室俱爲變禮依前享獻于事爲宜其廟請不廢禮官或云惠昭太子棄東宮之日已過殤年若合祿享宜同正祭臣以爲古處于奧今祭祀于廟雖不以成人而別以過殤之禮矣又或云若以成人合有主後臣以爲惠昭太子裔嗣皆在宮中若未勝冠自宜抱奠又有以同姓爲尸者

今但令宗正官屬主奠卽雅符祀典矣其文敬太子生非繫本之重歿有追命之榮今于皇帝爲曾叔祖非大功之親詳禮經爲庶子而服屬已遠列于常祀實爲非經請依太常所奏又隱太子以下神主或累朝嫡嗣或聖代名藩今者子孫皆居列土因緣食祿亦謂承家各令自列廟祧用伸嚴配臣伏詳開元中勅諸贈太子有後者咸令自主其祭今請復行此制各使子孫奉迎神主歸祔私廟庶別子爲祖符列國不祧之尊其無後之廟及貞順皇后神主卽請依太常所奏其贈奉天皇帝

承天皇帝神主既有常號禮不可黷蓋王者不享于下士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縱有主後法不當祭亦請依太常所奏制從之

開成三年二月兵部尚書判太常卿事王起等奏准堂帖天寶初置七太子廟異室同堂國朝故事足以師法今欲以懷懿太子神主祔惠昭及悼懷太子廟宜選太常寺典禮官同議狀者伏以三代已降廟制不同光武為總立一堂神主異室親盡廟毀昭穆遞遷此蓋祖宗之廟也然則太子廟出于近代或散在他處別置一室

或尊卑序列共立一堂伏准國初太子廟各在諸坊天寶六載勅文章懷節愍惠莊惠宣等太子宜與隱太子列次同為一廟號七太子廟應緣祭事並令官給又准大曆三年五月以靖恭太子神主祔七太子廟加一室今懷懿太子以姪祔叔享獻得宜請于惠昭太子廟添置一室擇日升祔從之

大中六年十一月太常博士白宏儒奏伏以惠昭太子

廟元和七年立悼懷太子廟太和四年立懷懿太子廟開成三年入惠昭太子廟

子莊恪太子廟開成三年立前件太子四室共置三廟每當

修飾至其費用極多四時奠享所司未必豐潔三處行事人力實謂勞煩將欲求其便宜莫若移就一廟且今太廟九室尙在一處太子各置廟宇禮實非宜伏以莊恪太子廟地實高敞建立又新只添一間可容三室所費益寡其利實繁非止卽安可以永逸請待修理畢擇日備禮遷諸太子神主皆附莊恪廟中列位次居匪失彝倫之敘祀事同享無虧長幼之儀其廢廟瓦木極多諸廟添修計亦合足其廢廟官等未得資者望許非時參選臣官守綿絕職忝參詳事關禮文合當舉請勅白

宏儒所奏頗爲得宜令太常卿集禮官重議聞奏于是禮院奏議曰伏以列聖祖宗尙同太廟追冊儲嗣不合別祠蓋以年月各殊寵恩有異歲時已久卽宜改更況春秋薦享之時禮樂牲牢之用重煩人力實爲皇居今據從卑就尊勅置年月卽合移懷懿太子以下三廟就惠昭太子廟地旣卑下多有浸濕非可經久莊恪太子廟地居高敞屋更寬廣若移同一廟只要增置廟室謹詳遷就誠謂久安增其便宜移廟未虧于典故今列次增室附禮尊常酌中之道可行申奠之儀不失臣與官

寮等集議請依宏儒所奏事誠允當實舉舊章奉勅宜依

公主廟

貞元十五年七月十五日追冊故唐安公主為韓國貞

穆公主故義章公主為鄭國莊穆公主後詔令所司擇

地置廟祔祭之日官給牲牢禮物太常博士一人贊相

四時仲月則子孫自備其禮貞穆廟在靖安里貞元十

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追祔神主于廟莊穆廟在嘉會里貞元十七年三月二十九

日追祔神主于廟莊穆貞穆二主德宗皇帝愛女悼念甚深特為立廟權制也

百官家廟

侍中王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烝嘗猶祭于寢

貞觀六年坐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之因為立廟以愧

其心廟在永樂坊東北角貞元八年修唐安寺移于寺西

開元十二年勅一品許祭四廟三品許祭三廟五品許

祭二廟嫡士許祭一廟庶人祭于寢

天寶元年四月太子太師致仕蕭嵩以私廟逼近曲江

因上表請移就他處其詞曰臣嵩言昨日大將軍高力

士奉口宣俯令存問以臣私廟逼近曲江人物喧雜非

安神之所許臣移轉更就幽閒又憐臣田園知無手力擬令將作與臣營造伏蒙殊渥感戴交深臣叨沐朝榮獲崇私廟禮尊祖考粗奉烝嘗而地接勝游城連禁御伏以神道靜謐久議遷移豈謂理會事宜天從人願聖情下迨元獎曲成遂使澤及幽明慶沾存歿邱山易負恩惠難勝今日已令下手移拆訖所令官作豈敢當之臣爲衰老自拙將攝十數日來加風氣發動猶尙虛憊未堪拜伏不獲詣闕奉謝批答云卿立廟之時此地閒僻今傍江修築舉國勝遊與卿同之須避喧雜事資改

作遂令官司承已拆除終須結構已有處分無假致辭建中宰臣楊炎不知其事又買之爲廟炎旣與盧杞嚴郢有隙因密奏曰此地有王氣是以元宗勅蕭嵩拆已成之廟今炎復興之必有異圖杞後贊其言上大怒旣竄于崖州遂殺之

十載正月十日敕文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今三品以上乃許立廟永言廣敬載感于懷其京官正員四品清望官及四品五品清官並許立私廟貞元十三年勅贈太傅馬燧祔廟宜令所司供少牢仍

給鹵簿

元和二年六月淄青節度使李師道立私廟追祔曾祖
祖父三代及兄師古神主詔下太常議曰伏以師古雖
是師道親兄師古身存之日先未祔廟今廟因師道而
立即師道便合是百世不遷之宗謹按封爵令傳襲之
制皆子孫以下相繼並無兄弟相繼爲後之文則明師
古神主不合入師道之廟若師古男自有四品三品官
兼有封爵准開元禮合待三年喪終禮祭畢後別立廟
宇設師古神主座行祔祭之禮自承宗祀庶合禮經勅

旨依奏

七年十一月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鄭餘慶建立私廟
將祔四代神主廟有二夫人疑于祔配請禮院詳議定
修撰官太學博士韋公肅議曰古者一娶九女所以于
廟無二嫡自秦漢以下不行此禮遂有再娶之說前娶
後繼並是正嫡則偕祔之義于禮無嫌謹按晉驃騎大
將軍溫嶠相繼有三妻疑並爲夫人以問太學博士陳
舒議以妻雖先歿榮辱並隨夫也禮祔于祖姑祖姑有
三人則各祔舅之所生如其禮意三人皆夫人也秦漢

唐會要 卷十九
以來諸侯不復一娶九女既生娶以正禮歿不可貶自後諸儒咸用舒議且嫡繼于古則有殊制于今則無異等今王公再娶無非禮聘所以耐配之議不得不同至于卿士之家寢祭亦二妻位同几席豈廟享之禮而有異乎是知古者廟無不嫡防姪娣之爭競今無所施矣古之繼室皆媵妾也今之繼室並嫡妻也不宜援古一娶九女之制也而使子孫祭享不及或曰春秋聲子不入魯侯之廟如之何謹按魯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聲子之姪娣非正也自不合入魯公之廟明矣又

武公生仲子則仲子歸于魯生桓公而惠公薨立宮而奉之追成父志別爲宮也尋求禮意則當然矣未見前例如之何謹按魯南昌府君廟有荀氏薛氏景帝有夏侯氏羊氏聖朝睿宗廟有昭成皇后竇氏肅明皇后劉氏故太師顏魯公祖廟有夫人殷氏繼夫人柳氏其流甚多不可悉數略稽禮文參諸故事二夫人並耐于禮爲宜

寶曆二年七月十二日太常禮院奏伏奉四月二十八日勅前同州朝邑縣尉韓約進狀請耐亡父故金紫光

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贈太子太保皋神主祔禮院議定聞奏者謹按禮經諸侯二品以上祠四廟五品以上祠三廟今據韓皋祖休先已立先祖廟三室今子孫見繼昭穆享祭皋父滉是眾子官至二品身歿後長子羣官至國子司業已別立禰廟祔滉神主入廟今子孫承襲自爲一宗皋是滉次子官雖一品身歿無升祔廟文伏准禮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若皋子約官至五品清資郎合別置禰廟祔皋神主自列昭穆庶合禮經勅旨依奏

會昌五年二月勅自今以後百寮不得于京城內置廟如欲于坊內置者但准古禮于所居處卽不失敬親之

禮

大中五年四月武昌軍節度使檢校戶部尚書韋損奏臣四代祖湊開元中于上都立政坊立廟至建中四年亡失木主其廟屋及樹並在今臣官階至三品合立私廟請祔享前件廟勅旨宜依先是韋損之門吏右司員外郎楊師復以此事問于禮官太常寺主簿韋儒實對曰准何修之禮問答云始安靖王廟東城事亂神主不

唐會要 卷十九
存廢祠未久今欲造木主升祔于禮如何答曰新造木
主成便合奉迎入室當設酒脯之奠然後卽安也又准
禮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五品以上祠三廟今韋尙
書官至三品自合得立三廟緣四代祖河東節度使先
立私廟太師已曾祔廟訖至建中四年失木主自後子
孫位卑其祠久廢今韋尙書官位三品准祠祭令各立
三廟卽合祭太師中丞及使君三神主便合營造廟宇
以安木主今河東節度舊廟木主亡失廟宇見存其河
東節度是四代神祖不合更祭今祔太師以下三神主

于其廟在禮無嫌
其年十一月太常禮院奏據中書侍郎兼吏部尙書平
章事崔龜從奏臣官准式合立私廟伏准會昌五年二
月一日勅旨百官並不得京城內置廟如欲于京城內
置廟者但准古禮于所居處置卽不失敬親之禮者伏
以武宗時緣南郊行事見天門街左右諸坊有人家私
廟遂令禁斷且本不欲令御路左右有廟宇許令私第
內置則近北諸坊漸逼宮闕十年之內悉是人家私廟
今若人居第寬廣或鄰里可兼併者必便置廟以展

孝思或居處褊狹隣近無可開廣者便是終身廢廟享之榮公私情禮皆極不便國朝二百餘年在私家側近者不過三數家今古殊禮頗爲褻黷其餘悉在近南遠坊通行已久今若緣南路不欲令置私廟卻令居處建立廟宇卽須種植松柏及白楊樹近北諸坊竊恐非便以臣愚見天門街左右諸坊不許置廟其餘圍外遠坊本是隙地并舊是廢廟者許合建立則天門街側近旣無私廟近北諸坊又免百官占地立廟并官至三品盡得升祔祖禰無乖禮經中外官寮已至三品者皆望有

此釐革伏請下太常禮院重定立廟制度及去處庶得祀禮可遵行事無乖當奉今月一日勅宜依所奏下太常禮院詳審制度分析奏聞伏以事亡如存典禮攸重今百官悉在京師若不許于京內置廟則烝嘗之禮難復躬親孝思之心或乖薦奠若悉令于居處置廟又緣近北諸坊便于朝謁百官第宅布列坊中其間雜以居民棟宇悉皆連接令廣開則鄰無隙地廢廟貌則禮闕敬親若令依會昌五年勅文盡勒于所居置廟兼恐十數年間私廟漸逼于宮牆齊民必欲于吞併臣具詳本

未冀便公私今請夾天門街左右諸坊不得立私廟其餘圍外遠坊任取舊廟及擇空閒地建立廟宇應立廟之初先取禮司詳定兼請准開元禮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祠三廟三品以上不須爵者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三品以上不得過九架並厦兩頭其三室廟制合造五間其中三間隔爲三室兩頭各厦一間虛之前後亦虛之每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去地四尺開一陷室以石爲之可容兩神主廟垣合開南門東門並有門屋餘並准開元禮及曲臺禮爲定制其享獻之禮除

依古禮用少牢特牲饋食外有設時新及今時熟饌者並聽仍請永爲定式勅旨宜依

天佑三年十月兩浙節度使錢鏐請於本鎮立三代私廟從之

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
 在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敝秘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
 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必備此
 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于菲薄
 以為長久萬世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

唐會要卷二十

宋

王

溥

撰

山陵議

貞觀九年高祖崩詔定山陵制度令依漢長陵故事務
 在崇厚時限既促功役勞敝秘書監虞世南上封事曰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
 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必備此
 適所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于菲薄
 以為長久萬世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

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曰。孝文帝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于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

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于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畧云。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樹無封。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槨。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世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玉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乃燒取玉柙金鏤。骸骨竝盡。豈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是爲戮屍于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于事矣。向使陛下德止于秦漢之君臣。

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捨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戚戚也。今爲邱壠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世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塚，豈謂無金玉也。臣之愚計以爲漢文霸陵，旣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敞。今之所卜地勢旣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于陵側，書明邱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于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世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

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壠，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爲久長之慮，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墳，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已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大郡五十萬戶，卽日人眾未及往時，而功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又公卿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太宗乃謂中書侍郎岑文本曰：朕欲一如遺詔，但臣子之心，不忍頓爲儉素，如欲稱朕崇厚之志，復恐百世之後，不

免有廢毀之憂。朕爲此不能自決。卿等平章必令得所。勿置朕於不孝之地。因出虞世南封事付所司詳議。以間司空房元齡等議曰。謹按高祖長陵高九丈。光武陵高六丈。漢文魏文竝不封不樹。因山爲陵。竊以長陵制度。過爲宏侈。二丈立規。又傷矯俗。光武中興。明主多依典故。遵爲成式。實謂攸宜。伏願仰遵顧命。俯順禮經。詔曰。朕旣爲子。卿等爲臣。愛敬罔極。義猶一體。無容固陳。節儉陷朕于不義也。今便敬依來議。於是山陵制度頗有減省。

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昔漢家皆先造山陵。旣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不煩費人功。我深以此爲是。古者因山爲墳。此誠便事。我看九嶷山孤聳迴繞。因而傍鑿可置山陵處。朕實有終焉之理。乃詔曰。禮記云。君卽位而爲禭。莊周云。息我以死。豈非聖人遠鑒深識。著之典誥。恐身後之日。子子孫孫。尙習流俗。猶循常禮。功四重之。櫬伐百祀之木。勞擾百姓。崇厚墳陵。今先爲此制。務從儉約。于九嶷之上。足容一棺而已。木馬塗車。土桴葦籥。事合古典。不爲世用。又佐命功臣。義深舟楫。追

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將相陪陵。又給東園秘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以及秘器。使窀穸之時。喪事無闕。至二十三年八月十八日。山陵畢。陵在禮泉縣。因九深七十五丈。為元宮。緣山傍巖。架梁為棧道。懸絕百仞。繞山二百三十步。始達元宮。門頂上亦起遊殿。文德皇后。即元宮後有五重石門。其門外于雙棧道上。起舍宮。人供養如平常。及太宗山陵畢。宮人欲依故事。留棧道。惟舊山陵使。閻立德奏曰。元宮棧道。本留擬有。今日今既始終。永畢。與前事不同。謹按故事。惟有寢宮。安供養。奉之法。而無陵上侍衛之儀。望除棧道。固同山岳。上鳴咽。不許長孫無忌等。援引禮經。重有表請。乃依奏。上欲闡揚先帝徽烈。乃令匠人琢石。寫諸蕃君長。貞觀中。

擒伏歸化者形狀。而刻其官名。

突厥頡利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什鉢苾突厥乙彌泥孰

頡利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什鉢苾突厥乙彌泥孰
候利苾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李思摩突厥都布
可汗右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薛延陀真珠毘伽可汗
吐番贊普新羅樂浪郡王金貞德吐谷渾河源郡王烏
地也拔勒豆可汗慕容諾曷鉢龜茲王訶黎布失畢于
闐王伏闐信焉耆王龍突騎支高昌王左武衛將軍麴
智盛林邑王范頭黎帝那伏帝國王阿羅那順等十四
人列于陵司馬北門內九峻山之陰。以旌武功。乃又刻
石為常所乘破敵
馬六匹于闕下也。

神龍元年十二月。將合葬。則天皇后于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表曰。臣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臣伏聞。則天大聖皇后。欲開乾陵合葬。

然以則天皇后卑于天皇帝。欲開陵合葬。卽是以卑動尊。事旣不經。恐非安穩。臣又聞乾陵元宮。其門以石閉塞。其石縫鑄鐵以固其中。今若開陵。其門必須鑄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尙幽元。今乃動眾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元宮。卽往者葬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爲害益深。又以修築乾陵之後。國頻有難。遂至則天皇后總萬幾。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但合葬非古。著在古昔。在禮經緣情爲用。無足依准。況今事有不安。豈可復循斯制。伏見漢時

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應期。有因天假。然循機享德。亦在天時。但陵墓所安。必資勝地。後之脩嗣。用託靈根。或有不妥。後嗣固難長享。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頽綱。于乾陵之傍。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旣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伏以合葬者緣人私情。不合葬者前修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塗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爲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安後昌。若葬失其宜。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具立葬經。欲使生

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永奉伏望少迴天眷俯覽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割私情之愛欲使社稷長享天下永安疏奏百官詳議尋有勅令准遺詔以葬之

開元十七年元宗因拜橋陵至金粟山觀岡巒有龍盤鳳翔之勢謂左右曰吾千秋後宜葬于此地後遂追先旨葬焉

天寶十三載二月制獻昭乾定橋五署改爲臺令各升一階自後諸陵例皆稱臺又至德元年八月六日前興定陵署焦士炎上表請永康興寧二陵爲署勅令中書

門下召禮官定其可否太常禮院奏曰禮記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上文言追王王季下文言上祀先公足明追者全用天子之禮先公惟祀事得用故鄭元注言追王王季者以近起焉又言追王者改葬之矣葬且猶改則其餘可知伏以景皇帝竝是追尊皆用天子之禮陵臺之號不合有殊從之

建中元年德宗卽位將厚奉元陵刑部員外郎令狐岨上疏諫曰臣聞傳曰近臣盡規禮記曰事君有犯而無隱臣讀漢書劉向傳見論王者山陵之誠良史稱歎萬

古芬芳。何者聖賢之心，勤儉是務，必求諸道，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不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于畢陌，無邱壠之處，漢文葬于霸陵，因山谷之勢，禹非不忠也，啟非不順也，周公非不悌也，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親皆從微薄。昔宋公始為厚葬，用蜃灰益車馬，其臣華元樂舉，春秋書為不臣，秦始皇葬驪山，魚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珍寶之藏不可勝計，千載非之。宋桓魋為石槨，夫子曰：不如速朽。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張釋之對孝文曰：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亦何戚。

焉。漢文帝霸陵皆用瓦器，不以金銀為飾。由是觀之，有禮者葬愈薄，無德者葬愈厚，昭然可睹矣。陛下自臨御天下，聖政日新，進忠去邪，減膳節用，不珍雲物之瑞，不近鷹犬之娛，有司給物悉依元祐，利於人也。遠方底貢，惟供祀事，薄於己也。故澤州奏慶雲，詔曰：以時和為嘉祥。邕州奏金坑，詔曰：以不貪為寶。恭惟聖慮無非至理，而獨六月一日制節文云：緣應山陵制度，務從優厚，常竭帑藏以供費用者，此誠仁孝之德，切于聖衷，伏以尊親之義，貴于合德。陛下每下明詔發德音，追蹤唐虞，超

邁周漢豈取悅凡常之口有違賢哲之心與失德之君競于奢侈者也臣又伏讀遺詔曰其喪儀制度務從儉約陛下恭順先志動無違者若制度優厚豈顧命之意也疏奏優詔從之

貞元十四年四月詔曰昭陵舊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燹摧毀畧盡其宮尋移在瑤臺寺側今屬通年欲議修理緣供水稍遠百姓勞敝今欲于見住行宮處修造以冀久遠便安又爲改移舊制恐在所未周宜令中書門下百官同商量可否聞奏于是吏部員外

郎楊於陵議曰伏以陵園宮寢非三代之制自秦漢以來有之但相沿于陵旁制寢未聞去陵有遠近步數之節在漢宣元之後諸儒韋元成匡衡等迭建陵寢之議或興或廢亦無明徵陛下嚴恭禋祀至誠至慎俯擇羣議上參天心則葺修之理可得指事而言也竊以陵寢經界在柏城之內非遠于陵也若諸陵寢宮皆因高有定制去陵有定限則縱非太宗之寢雖遠井泉皆宜循舊不可移也如但止于柏城之內去陵遠近不一則昭陵舊寢焚燹既盡行宮所卜展敬多年今便于側近循

造不出柏城之內則與諸陵寢廟復何異也議者或以太宗創業垂統功德巍巍寢宮舊規不合變易復山上已毀之地則爲展孝就山下載安之所則爲遠陵甚不然也何者因陵建寢當時之事也乘變改作順時之宜也夫園塋本于安靜繕建彰于動作燎火之恐當不安矣版築之勞斯爲勤矣將欲崇閎宇于荒廢興大役于密邇慮非聖靈之所憑依區區財力之費曾何足計是則曩時之創立以近爲便今日之改制以便爲宜奚必于柏城封域之中生近陵之嫌也伏惟陛下虔奉祖宗

盡心園寢上以追孝敬下以庇烝黎臣識陋學淺莫探往制罄竭所見謂宜改修太常博士韋彤奏議曰歷代禮書及國朝故事未見有不可改移之禮先王建都立邑以安民也有不便則爲之遷況其有故乎伏以文皇寢園頃遇焚燹遂奉仙駕久移舊宮事則因災非無故也歲月傳敘神御已安就其修建可謂至順且陵旁置寢是秦漢之法擇其高爽務取清嚴去陵遠近本無著定是以今之制置里數不同各于柏城隨其便地又非皆在山下也臣訪聞昭陵舊寢經火之後人行遂少林

唐會要 卷二十一
莽隱蔽，逕路欹危。伏以元宮尙幽，所奉宜靜。今若必須仍舊，土木興功，不惟負載至難，亦恐喧囂太逼。大道以變通則久，聖人以適時爲禮。今陛下孝思所切，營建惟新，是則通于神明，豈伊常情所及。聖旨所示，謂于瑤臺寺左側，是必于昭陵柏城之內，不在瑤臺寺明矣。旣不越封兆，而力役易從，俯近井泉，則膳羞愈潔，規模一定，垂之無窮，酌其便宜，誠爲允當。初正月中，令有司修葺陵寢，以昭陵舊宮先因火焚毀，故詔百官詳議。議者多云：舊宮旣被焚蕪，請移就山下，或有議請修舊宮者。上

意亦不欲遷移。由是復以山下爲定。于是遣右諫議大夫平章事崔損充修八陵使，及所司計料獻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間，橋陵一百四十間。元陵三十間，惟建陵不復創造，但修葺而已。所緣寢陵中帷幄牀褥，一事以上，竝令制置，上親閱焉。

寶曆二年二月，太常奏追尊孝敬皇帝以下四陵，宜停

朝拜事。

孝敬皇帝恭陵讓皇帝惠陵奉天皇帝齊陵承天皇帝順陵

前件四陵昔年

追尊大號，皆是恩制，緣情而行。當時已不合經典，今乃二時朝拜，上擬祖宗，竊以情禮之差，過猶不及。謹按禮

記及歷代禮文并國朝故事。皇帝旁親無服。又云五代而親屬盡伏以四陵親非祖宗事無功德緣情權制禮合變更有司因循尚為常典況今宗廟之上遷世已遠尊卑降殺朝謁須停勅旨依奏。

親謁陵

自開元十七年後無親謁陵事

貞觀十三年正月一日太宗朝于獻陵先是日宿衛設黃麾仗周衛陵寢至是質明七廟子孫及諸侯百寮蕃夷君長皆陪列于司馬門內太宗至小次降輿納履哭于闕門西面再拜慟絕不能興禮畢改服入于寢宮親

執饌閱視高祖及先后服御之物匍匐牀前悲慟左右

侍御者莫不歔歔

初甲辰之夜大雨雪及太宗入陵悲號嗚咽百辟哀慟有頃雲出于邱陵

之上俄而彌布天地晦冥禮畢太宗出自寢宮步過司馬門泥行二百餘步于是風靜雪止天色開霽咸以為

孝感之所致焉

永徽六年正月一日親謁昭陵文武百官宗室子孫竝

陪位上降輦易服行哭就位再拜擗踊禮畢又改服奉

謁寢宮

其崇聖宮妃嬪大長公主以下及越趙紀三國太妃等先于神座左右侍列如平生

上入

寢哭踊絕于地進至東階西面再拜號慟久之乃進太牢之饌加珍羞具品引太尉無忌司空勣越王貞趙王

福曹王明及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竝入執爵進俎上至神座前拜哭奠饌閱先帝先后衣服拜辭訖行哭出寢北門乃御小輦還宮

開元十七年十一月十日上朝于橋陵

陵在奉先縣

至瑯垣

西闕下馬悲泣步至神午門號擗再拜悲感左右禮畢還下詔曰黃長軒臺漢尊陵邑名教之地因心為則宜進奉先縣職望班員一同赤縣所管萬三百戶以供陵寢即為永例十二日朝于定陵如橋陵之禮

陵在富平縣時

每發行宮將謁天尚未曉給事中劉彤上疏諫曰將事

發軔路猶曠黑紅塵四合白刃交馳往來不相知左右不相識假令有敗車逸馬枯木朽株則變在不慮患生所忽不可輕也伏願慮及細微以安宗社拜陵之日必假朝光凡百歡心普天幸甚制曰朕夙敬之志惟在昧爽卿重慎之誠欲及辨色國體宜爾用納良言然要須早朝稍盡夜漏耳十三日朝于獻陵十六日朝于昭陵

陵在醴泉縣掌事者仿像遙觀太宗立神遊殿前及上入寢宮聞室中警欬之音上又令寢宮門外設奠以祭陪陵功臣將相蕭瑀房元齡等數十人如聞其拊蹈之聲十九日朝于乾陵

陵在奉先縣

諸陵各取側近六鄉百姓以供養寢陵之役

公卿巡陵

顯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上以每年二月太常卿少卿分行二陵事重人輕文又不備鹵簿威儀有闕乃詔三公行事太常卿少卿爲副太常造鹵簿事畢則納于本司仍著于令

景龍二年三月左臺御史唐紹以舊制元無諸陵起居之禮惟貞觀式文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太后遂行每年四季之月及忌日降誕日遣使往諸陵起居准諸故事元無此禮遂上表曰臣伏以旣安宅兆禮不祭墓

所謂送形而往山陵爲幽靜之宮迎精而返宗廟爲享薦之室但以春秋仲月命使巡陵鹵簿衣冠禮容必備自天授以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爲常事起者以起動爲稱居者以居止爲名參候動止蓋非陵寢之法豈可以事生之道行之於時望停四季及忌日降誕日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准二時巡陵庶得義合禮經陵寢安謐手勅答曰乾陵每歲正旦冬至寒食遣外使去二忌日遣內使去其諸陵竝依來表

開元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勅每年春秋二時公卿巡

陵初發准式其儀仗出城欲至陵所十里內還具儀仗所須馬以當界府驛馬充其路次供遞車兩來載儀仗推輅三十人餘差遣竝停所司別供須依常式

二十七年八月十二日勅古者分命公卿巡謁陵寢率皆乘輅以備其儀雖禮則是常不可廢闕而事有適要亦在變通宜令太僕寺司每陵各支輅兩乘并儀仗等送至陵所貯掌旣免勞煩無虧肅敬其公卿出城日如常儀至陵所准此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制伏以八代祖宣皇帝七代祖光皇帝六代祖景皇帝五代祖元皇

帝自昔追尊號諡稽古有則而陵寢所奉須廣彝章其建初起運二陵仍准興寧陵例置署官及陵戶自今已後每歲至春秋仲月宜分命公卿准諸陵例分往巡謁仍命所司准數造輅于陵署收掌以充備禮之用其建初啟運興寧永康等四陵年別四時及八節委所由州縣數與陵署相知造食進獻

天寶六載八月一日勅每年春秋二時巡謁諸陵差公卿各一人奉禮郎一人右校署令一人其奉禮郎右校署令自今以後宜停至陵所差縣官及陵官攝行事其

巡陵儀式宜令太常寺修撰一本送令管陵縣收掌長行需用仍令博士助教習讀臨時讚相永爲常式
貞元四年二月國子祭酒包佶奏每年二月八日差公卿等朝拜諸陵伏見陵臺所由引公卿至陵前其禮簡畧因循已久恐非盡敬謹按開元禮有公卿拜陵舊儀望宣傳所司詳定儀注稍令備禮以爲永式勅旨宜令所司酌禮量宜取其簡敬于是太常約用開元禮制及勅文舊例修撰五月勅旨施行所司先擇吉日公卿待輅車鹵簿就太常寺發至陵所司先于陵南北步道東

設次西向北上公卿等到次奉禮設公卿位于北門外之左西向陵官在公卿位東南執事官又于其南西向北上設奉禮位于陵官西面贊者二人在南少退謁者引公卿出次就位贊引諸官就位立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俱再拜謁者引公卿贊引引諸官出次以奉行畢退復位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拜謁者引公卿贊引引諸官各就次以還若須洒掃及芟薙修理卽隨事處分其奉禮郎典謁等應須權攝請准天寶六載八月勅所管縣及陵官博士助教等充又准開

唐會要 卷二十一
元皇帝行諸陵卽設太牢之饌其公卿朝拜備奉巡檢之禮竝無牲牢元和元年正月禮儀使杜黃裳奏二月公卿拜諸陵准禮太上皇昇遐惟祭天地社稷其拜陵及諸享祀竝令權停制曰可

長慶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吏部奏公卿拜陵通取尚書省及四品以上清望官中書省及諸司五品以上清望官及京兆少尹充從之三年正月御史臺奏應差定拜陵公卿伏請除准式假外如吏部差定奏下後稱疾患事故者望同臨祭出齋例論罰俸應拜陵公卿正衙辭

後竝合當日出城近來因循轉不遵守動經累日止宿于家受命不恭莫甚于此臣請申明舊制因事酌宜計其道程前後辭發奏可

議曰按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埽除枯朽秋則芟蕪繁蕪埽除者當發生之時欲使茂盛也芟蕪者當秋殺之時除去擁蔽且慮火災也今巡陵公卿皆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爲不經一何甚也

從之

神龍二年二月太常博士彭景直以爲諸陵每日奠祭乖於古禮上疏謹按三禮正文無諸陵日祭之事唯著宗廟月祭之禮故祭法云天下有王建國置都設爲廟祧壇墀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則此禮典明文義可求景直又按禮論譙周祭志云天子之廟始祖及高祖曾

祖祖考皆每月朔望加薦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月祭二祧之廟無月祭此譙周所著與古禮義相附近亦無日祭之文今諸陵月祭有朔望并諸節日料則古禮殷事之義也諸節日猶古薦新之義故鄭元注禮記云殷事月朔月半薦新之奠也又注儀禮月朔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後卽四時焉此則古者祭皆在廟近代以來始分朔望及諸節日祭於陵寢在廟惟四時正享及臘爲五享前所奏定並依古禮正文更不旁引外傳考據禮經更無日祭惟漢七廟議京師自高祖下至

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又園中各有寢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至元帝時貢禹以爲太煩奏請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等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祭奏可議者亦以祭不欲數數則黷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丞相匡衡亦奏七廟迭毀之義帝從之又祭不欲疎劉歆以爲禮去事殺引春秋外傳云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至後漢陵寢致祭無明文以言魏氏三祖及晉皆不祭於墓至於江左亦不崇園寢及宋齊梁陳

其祭無聞臣以爲三禮者不刊之書懸諸日月外傳所記不與經合不可依憑國家率由典章討論正理模事作法垂裕將來擇善而行依經爲允其諸陵日祭請准禮停疏奏上謂侍臣曰禮官奏言諸陵准禮不合日別進食但禮因人情事有沿革陵寢如昨祇薦是常乃援日月之期請停朝夕之奠乍覽此奏哀慕增懷乾陵宜依舊朝晡進奠昭獻二陵每白一進必若所司供辦辛苦可減朕膳以爲常式

開元二年四月十五日勅頃者別致鷹狗供奉山陵至

於料度極多費損有乖儀式無益崇嚴其諸陵所有供奉鷹狗等並宜卽停高宗時置

二十三年四月勅獻昭乾定橋恭六陵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共朔望日相逢依節祭料橋陵除此日外仍每日進半口羊食

二十八年七月十八日勅其建初啟運興寧永康四陵每年四時八節委所司判與陵署相知造食進獻

天寶二年七月二十七日勅朕纂承丕業肅恭祀事至於諸節常修薦享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于臣子猶

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令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但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導人因親設教變遊衣於漢紀成獻服於禮文宜宣示庶僚令知朕意大厯十四年九月禮儀使顏真卿奏曰按後漢禮儀志云古不祭墓漢諸陵皆有園寢承秦所為也建武以來關西諸陵但四時特牲祠每帝幸長安諸陵乃太牢祠自洛陽諸陵至靈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社臘日及四時祠無每日上飯其親陵一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

其與洛陽諸陵及親陵降殺不同之文也又春秋傳曰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祭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固以親疎相推遠近爲制又祠部式獻昭乾定橋恭陵並朔望上食歲及冬至寒食各設一祭唯橋陵除此日外每日供半口羊充薦是則元宗之于親陵與諸陵且有異矣今請元陵除朔望及節祭外每日更供半口羊充薦准祠部式供擬泰陵建陵則但朔望及歲冬至寒食伏臘社日各設一祭每日更不合上食制曰可

元和元年七月禮儀使杜黃裳奏引故事豐陵日祭崇陵唯朔望節日伏臘各設一祭制可

十五年四月禮儀使奏按禮文令式皇祖以上至太祖陵寢朔望上食其元日寒食冬至臘社日各設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外每日進食今豐陵合停日祭景陵日祭如式制曰可

其年五月殿中省奏尙食局供景陵干味食數內魚肉委食味皆肥鮮掩埋之後薰蒸頗極今請移魚肉食於下宮以時進饗仍令尙藥局據數以香藥代之勅脯醢

唐會要 卷二十一
猪犢肉等皆宜以香藥代其酒依舊供用

諸僭號陵

神龍二年四月十二日贈后父故上洛郡王元貞爲鄴王廟號褒德陵置六品八品丞各一員

韋庶人父也

蘇氏曰天寶九載有詔發韋氏冢而平之其時差長安縣尉薛榮先專知及見銘誌發冢日月與葬日月同舊爲陵號榮先又與專知官薛榮先名同自閉及開凡四十五年而兆應若是足表僭溢過分殃咎夙成有以戒將來暴興者其中寶玉已經盜發罄矣而

樞機狼狽徒生嘆嗟又足以誠將來厚葬者也

三年三月二日制令武氏崇恩廟依舊享祭仍置五品令七品丞吳順二陵署令丞如太廟其年七月武崇訓將葬監護使司農少卿趙履溫諷安樂公主奏依永泰公主例爲崇訓造陵制許之給事中盧粲駁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諸君自有國以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特葬事越常塗不合引以爲名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魯王哀榮之典誠別承恩然國之名器豈可妄假借比貞觀以來諸王

舊例足得豐厚手勅曰安樂公主與永泰公主無異緣此特為陵制不煩固執祭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以下且魯王若欲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雍王之墓尚不稱陵魯王則不可因尚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載於方冊或稱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以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人君之禮服絕于期蓋為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施及其夫贈之儀哀榮足備豈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者哉又奏曰安樂公主承兩儀之澤履福祿之源指南山以錫

年仰北辰而永庇魯王之葬車服有章加等之儀備有常數塋兆之稱不應假永泰公主為名非所謂垂範將來作則羣辟者也上無以答竟從祭奏先是武氏吳陵百人梁王三思及魯王崇訓墓各置守戶順陵置守戶五六十人又韋氏褒德廟置守戶一百人至景龍三年三月十六日太常博士唐紹上疏曰謹按吳順二陵恩勅特令依舊因循前例守戶與昭陵數同又先代帝王陵戶准式二十人今雖外氏特恩亦須附近常典請准式量減取足防閑庶無逼上之嫌不失尊崇之道又親王守墓舊制例准得十人梁魯近加追贈不可越於本

爵准令贈官用蔭各減正官一等故知贈之與正義有抑揚禮不可踰理須裁制請同親王墓戶各置十人爲限又太廟宿衛準備正兵縱令墀內埽除還以其兵應役褒德別加廟戶兼配軍人旣益煩勞又虧常典縱使恩加極禮須准太廟汚隆別置百人亦請停廢疏奏不納至景雲元年七月一日廢吳陵順陵二名至二年五月五日復吳順二陵

太平公主所請

至先天二年正月二十七日又廢並稱太原王墓

皇后諸陵議

大曆十三年七月將葬貞懿皇后命起陵寢于章敬寺後嘗遊幸近地左右莫敢言于是右補闕姚南仲上疏曰臣聞人宅于家主宅于國夫長安城陛下皇居也分布十二辰卽章敬寺北當帝城寅上之地陛下本命之所在其可穿鑿興動而建陵墓乎此非所宜一也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蓋松柏當靜靈祇貴幽是以古帝前王之葬后妃莫不憑邱原遠郊郭夫豈不愛割情而已今則西俯宮闕南迫康莊事非國經義背神理若使近而可見歿而復生雖在西宮待之可也如骨肉

歸土魂無不之章敬之寺北竟何所益空勞思想極乖
王度示之兆庶彰于愛垂之萬世損于明此非所宜二
也夫帝王者居高明燭幽滯登臺榭候雲物晨鑒東作
遐觀夏苗先皇所以因龍首之岡建望春之殿蓋爲此
也今若築陵其下種柏其中森然目前動傷宸慮夫心
一傷數日不平天子之尊豈不自惜且匹夫向隅滿堂
爲之不樂萬乘不樂國人其可歡心乎伏惟貞懿皇后
坤德配天母慈逮下六宮是式九族載和故得家道克
昌令聞不朽陛下所以切軫旒扆久俟著龜始諡之以

貞懿終待之以褻近臣竊惑焉且皇后生而至賢歿而
至靈豈願以墳陵之故累陛下聖明哉非所以稱述后
德光被下泉也今國人皆曰貞懿皇后之陵邇于城下
者主上將日省而時望焉乃有損于聖德無益于貞懿
將欲寵之而反辱之此非所宜三也凡此數事實玷大
猷天下咸知准臣獻議人皆愛死臣獨愛君伏惟陛下
熟計而取其長也夫以帝王之貴令出惟行愜意于一
時之間校德于千載之後陛下三光同耀五岳比崇方
得偃武靖民登封頌聖一誤于此其傷實多臣恐道路

唐會要 卷二十一
是非史官褒貶大明忽虧于掩蝕至德翻後于堯舜不
其惜哉今指事尙遙改卜何害避當寅之位遠寧神之
居抑皇恩之殊眷成貞懿之美號天下幸甚其疏奏上
感悟超加南仲五階賜銀印珠紱

元和十一年三月莊憲皇太后山陵禮儀使李逢吉上
言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祇神州社稷之祀謹按禮
記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按周禮及開元禮圖鍾
之均六變天神皆降林鍾之均八變地祇皆出謹按不
廢天地之祭謂不敢以卑廢尊也將祭必作樂者所以

降神也苟有所闕則祭不成禮伏請准元和元年二月
勅用樂如舊三年之內不祭宗廟山陵祔廟後四時饗
祀如式制曰可

開成五年二月祭穆宗妃韋氏追諡爲宣懿太后

武宗母也

時初嗣位後追諡之初武宗欲啟穆宗陵祔葬中書門下奏曰園

寢已安神道貴靜光陵葬已二十餘載福陵近又修崇
竊惟孝思足彰嚴奉今若載因合祔須啟二陵或慮聖
陵不安未合先旨又以陰陽避忌實有所疑不移福陵
實合典禮從之乃詔就舊陵增築仍依舊名曰福陵

會昌五年二月翰林待詔楊士端奏義安殿大行皇太后陵地准今月五日勅奉光陵准經今年太歲在己丑季土王年不宜於光陵柏城內興工動土宜於光陵封外東西北三面有地平穩處別擇置陵吉制曰可其年三月太常寺博士崔立上言伏准正月二十九日勅除陵寢外其並約莊憲皇后山陵制度者伏以莊憲皇后合祔豐陵不別置宮殿今義安皇太后於光陵東別擇陵地與莊憲皇后祔禮不同其宮寢并諸色官員等今與詳定官等同商量伏恐合議建置勅旨宜並不要置

陪陵名位

舊制凡功臣密戚請陪陵葬者聽之以文武分為左右

而列墳高四丈以上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如之若

人陪葬則陵戶為之成墳凡諸陵皆置留守領甲士與陵令相知巡警左右兆域內禁人無得葬埋古墳則不

毀

獻陵陪葬名氏 楚國太妃萬氏館陶公主河間王孝

恭襄邑王神符清河王誕韓王元嘉彭王元則道王元

慶鄭王元懿號王元鳳鄴王元亨徐王元禮滕王元嬰

鄧王元裕魯王元夔霍王元軌江王元祥密王元曉并

周會要 卷二十一
州總管張綸榮國公樊興平原郡公王長楷譚國公邱
和巢國公錢九隴刑部尚書劉德茂刑部尚書沈叔安
昭陵陪葬名氏 越國太妃燕氏趙國太妃楊氏紀國
太妃韋氏賢妃鄭氏才人徐氏鄭國夫人彭城郡夫人
蜀王愔趙王福紀王慎越王貞嗣紀王澄曹王明蔣王
惲清河公主駙馬程知亮晉國公主駙馬韋思安豫章
公主駙馬唐善識新興公主駙馬長孫曦蘭陵公主駙
馬竇懷哲高密公主駙馬段綸長樂公主駙馬長孫冲
遂安公主駙馬王大禮南平公主駙馬劉元懿衡陽公

主駙馬阿史那社爾新城公主駙馬韋政舉城陽公主
駙馬薛瓘長廣公主駙馬楊師道襄城公主駙馬蕭銳
長沙公主駙馬豆盧讓安康公主駙馬獨孤彥雲臨川
公主駙馬周道務普安公主駙馬史仁表中書令馬周
中書令岑文本并男方倩中書令崔敦禮英國公李勣
衛國公李靖虞國公溫彥博宋國公蕭瑀申國公高士
廉梁國公房元齡鄭國公魏徵高陽公許敬宗趙國公
長孫無忌莒國公唐儉吏部侍郎馬載戶部尚書李大
亮兵部尚書房仁裕禮部尚書張復胤國子祭酒孔穎

達禮部侍郎孔志約工部侍郎孔元惠太常卿褚亮禮部尚書虞世南工部尚書閻立德吏部侍郎姜晦太常卿姜皎殿中監唐嘉會學士姚思廉衛尉卿魏叔玉光祿大夫姜遠祕書監岑景儔宗正卿李芝芳光祿卿房光義并男原州別駕暉咸陽縣丞曜衛尉卿房光敏并男閬州刺史誕清河郡主壻贈鴻臚卿竇廷蘭金州刺史虞正松洪州刺史吳黑闥晉州刺史裴藝寧州刺史竇義節衛州刺史蕭鄴吏部郎中馬覲幽州都督長孫敞原州都督李政明臨淮公李規瑯琊公王珍常山公

李倩千金公李俊中山王李瑒汝州別駕房漸左清道率房恒江夏王道宗雍州長史李弼夔國公宏基觀國公楊仁恭原州都督史幼虔陝王府司馬史爲謙芮國公豆盧行業西平郡王李琛簡州刺史李震安南都督姜簡僻國公阿史那忠鄂國公尉遲敬德嘉國公周仁護丹陽公李客師雁門公梁建方虢國公張士貴胡國公秦叔寶周國公鄭仁泰大將軍僻咄摩大將軍蘇泥熱大將軍漢東公李孟嘗芮國公盧寬大將軍尉遲寶林大將軍阿史那道真大將軍邱行恭大將軍賀蘭整

大將軍張世師大將軍許洛仁大將軍張延師大將軍
瑯琊王駢大將軍懷德公于伯億左金吾大將軍梁仁
裕大將軍史大奈大將軍王波利大將軍姜確大將軍
可汗阿史那步真大將軍史奕大將軍李森大將軍阿
史那德昌大將軍公孫雅靖右監門將軍執失善左金
吾將軍房先忠內侍張阿難橫野軍都督拔拽都督渾
大寧于闐王尉遲光盧國公程知節將軍仇懷古將軍
杜君綽將軍麻仁靖將軍賀拔儼將軍何道將軍楊思
訓將軍元仲文將軍豆盧承基將軍斛斯正貴將軍徐

定成將軍康野將軍段志元將軍薛萬鈞將軍元思元
將軍李承祖將軍薛承慶右衛郎將軍尉遲昱左衛郎
將軍姜昕中郎將段存爽天冊府記室薛收右衛大將
軍李思摩薩寶王贊普新羅王女德真初長孫無忌自
于昭陵封內先造墳墓至上元元年九月七日許歸葬
乾陵陪葬名氏 章懷太子賢懿德太子重潤澤王上
金許王素節邠王守禮義陽公主新都公主永泰公主
安興公主特進王及善中書令薛元超特進劉審禮禮
部尚書左僕射豆盧欽望右僕射劉仁軌左衛將軍李

謹行左武衛將軍高侃

定陵陪葬名氏 節愍太子重俊宜城公主長寧公主

城安公主定安公主永壽公主駙馬韋鐵駙馬王同皎

橋陵陪葬名氏 惠宣太子業惠莊太子撝惠文太子

範金仙公主梁國公主鄜國公主駙馬李思訓

泰陵陪葬名氏 贈揚州大都督高力士

建陵陪葬名氏 尚父汾陽王郭子儀

元陵 無陪葬

崇陵 無陪葬

豐陵 無陪葬

景陵陪葬名氏 惠昭太子寧孝明太后鄭氏懿安太

后郭氏賢妃王氏

光陵陪葬名氏 恭僖太后王氏貞獻太后蕭氏

莊陵陪葬名氏 悼懷太子普

章陵 無陪葬

端陵陪葬名氏 賢妃王氏

正陵陪葬名氏 婕妤柳氏

簡陵 無陪葬

唐會要

卷二十一

古

靖陵無陪葬

和陵無陪葬

讓皇帝惠陵陪葬名氏 鄭王筠嗣寧王琳同安王珣

蔡國公主

貞觀八年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帷幄或推身行陣同濟艱危克成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漢氏將相陪陵又給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意深厚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賜以祕器使窆窆之時喪事無闕十一年十月二日

又詔曰諸侯列葬周文創陳其禮大臣陪陵魏武重申其制去病佐漢還奉茂鄉之塋夷吾相齊終託牛山之墓斯蓋往聖垂範前賢遺則存曩昔之宿心篤始終之大義也皇運之初時逢交泰謀臣武將等先朝特蒙顧遇者自今以後身薨之日所司宜卽以聞並於獻陵左側賜以墓地並給東園祕器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詔曰周室姬公陪於畢陌漢廷蕭相附彼高園寵錫墳塋聞諸前代從窆陵邑信有舊章蓋以懿戚宗臣類同本之枝幹元功上宰猶在身之股肱今宜聿遵故實取

譬拱辰庶在鳥耘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於昭陵南左右廂封量取地仍卽標誌疆域擬爲葬所以賜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聽許永徽六年詔其祖父先陪獻陵子孫欲隨葬亦宜聽許元和九年五月左金吾衛大將軍郭釗奏亡祖故尙父子儀陪葬建陵欲於墳所種植楸松勅如遇年月通便陵寢修營宜令所司許其栽種

諸陵雜錄

讓皇帝惠陵在京兆府奉先縣界天寶元年正月葬

承天皇帝順陵在京兆府咸陽縣界大厯三年四月七日葬

殤帝無陵號在京兆府武功縣

孝敬皇帝恭陵在河南府緱氏縣界上元二年八月十九日葬初修陵蒲州刺史李仲寂充使將成而以元宮狹小不容送終之具遽欲改拆之留役滑澤等州丁夫數千人過期不遣丁夫恚苦夜中投磚瓦以擊當作官燒營而逃遂遣司農卿韋機續成其功機始于隧道左右開便房四所以貯明器于是搏節禮物校量功程不

改元宮及期而就

奉天皇帝齊陵在京兆府昭應縣界元年建寅月六日葬

宣懿太后韋氏福陵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惠安太后王氏壽陵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元昭皇后晁氏慶陵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昭宗太后王氏安陵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息隱太子建成陵在京兆府長安縣界

恭懿太子侶陵在京兆府長安縣界

昭靖太子邈陵在京兆府萬年縣界

文敬太子諲陵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惠昭太子寧陵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莊恪太子承陵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恭哀太子倚陵在京兆府昭應縣界

永徽二年四月進獻昭二陵令爲從五品丞爲從七品

景龍二年三月十一日勅諸陵所使來往宜令所支預

料所須送納陵署仍令署官檢校隨事供擬不得差百

戶私備支承

開元二年昭成皇后靖陵在洛陽上令舅希瓚往樹碑上曰其文須取第一手遂令魏知古宣旨令中書侍郎蘇頲爲碑文頲因極言帝王及后禮無神道碑近則天皇后崇尙家代猶不敢稱碑刻爲述聖紀且事不師古動不合法若靖陵獨建卽陛下祖宗之陵皆須追建上從其言而止

二十三年十二月三日勅諸陵使至先立封封內有舊墳墓不可移改自今以後不得更有埋葬

大歷十四年十月代宗山陵靈駕發引上號送于承天門見輜輶不當道指丁未問問其故有司對曰陛下本命在午故不敢當道上號泣言曰安有枉靈駕而謀身利乃命直午而行

貞元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勅諸陵柏城四面合各三里內不得葬如三里內一里外舊塋須合祔者任移他處元和元年十二月太常奏隱太子章懷懿德節閔惠莊惠文惠宣靖恭懿昭靖九太子陵世數已遠官額空存今請除陵戶外並停從之二年正月停諸陵留守四年閏三月二十八日勅諸陵臺令每季集宜令正衙辭

見八年七月宗正卿王涯奏永康興寧順三陵及諸太子陵並許三百步外任人興墓從之

十五年二月山陵使奏准崇陵例當使合置副使兩員李翱官是宗卿職奉陵寢按行陵地公事已終便請兼充副使專于陵所勾當從之

太和八年七月大雨雹定陵東廊下地裂一百三十七尺深五尺詔宗正卿李仍叔啟告修塞

會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勅節文諸陵柏栽今後每至歲首委有司于正月二月七月八月四箇月內擇動土

利便之日先下奉陵諸縣分明榜示百姓至時興設法栽植畢日縣司與守塋使同檢點據數牒報典折本戶稅錢

文德元年僖宗晏駕以左僕射平章事孔緯充山陵使祔廟畢准故事不入廟上遣中使日赴延英合令依舊視事

